



「水是眼波橫，山是眉峯聚。過盡千帆都不是，斜暉脈脈水悠悠。」

「衆裏尋她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。」

「你安靜地，優雅地，走在人生的路上。沒有眼淚，也沒有笑容，更難得有隨意的一瞥冷淡的眼光擾亂你的安靜。你善良，聰明而漂亮，却沒有人能說。你是不是重視你的美麗。」（註一）

人生的目的，不在善的本身，而在幸福的追求，我們之所以選擇幸福，也並非爲了任何更遠大的目的。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無情無慾是不可能的，而幸福的滿足也並不完全是感性的快樂，而應參以理性的愉悅。

濟慈說：「美的事務，是永恒的歡愉。而感情的領瀉是美好的溢出。」熱情是美麗的，對於年輕人是非常適合的，而有意摧殘感情，是絕頂的蠢事！每一個人都偉大的，每一個人都應當自己去思想，去生活。正如浮士德上所說的：「請將我幼時的熱情盡量還來，那徘徊在痛苦邊緣的狂喜，那憎恨的力量，和深沈的愛情，啊，請再給我那可貴的青春！」因此「每一個人都必須啜飲這味道和自己血液一樣的杯子，倘若沒有饑渴，生命將無歌也無舞。」（註二）我們需要的是熱情，幽默和智慧，而不是人爲的或天然的藩籬。讓我們心中都有一股生與愛的歡樂，「當我們愛時，必愛得漢楚，若不能愛得華麗。」

對於藝術家而言，生命中重要的是生命的內在深度，而不外於生活的外在廣度。想像主宰了他們的理智，永遠地富於情感，敏感於美與藝術，佔有了他們可貴的青春和情感於藝術的官能。藝術家應是與群衆生活在一起的，應具心靈感受的普遍性，而對於外物須處於一起。

「個孤獨的人，可以沒有機會，但不能沒有勇氣。一人不是爲失敗而生的，一個人可以被消滅，但不能被擊敗。」（註三）生命會帶給我們許多不幸，但我們還是須快樂，更須祝福生命，因爲對於死亡的恐懼，使我們能對人生更能珍惜，對於痛苦的詮釋能更加深刻。

務只是爲達到幸福生活的手段而已。

「感情便是切！名號祇是些虛聲和煙霧而已。」（註四）美與愛是生存底兩大意義。在死亡面前，生命具有絕對的價值。在這天才我們怎麼能夠承認：「假如人們要不這樣努力地苦思力索，追憶往昔，祇是沈着安靜地忍受所謂的命運，則擺佈人類的痛苦定會減少。」？杜思妥也夫斯基說：「人，唯有通過痛苦的煉獄，才能獲得靈魂的淨化。人，唯有去愛別人才能存在。」讓我們要求有招致不幸，充塞於人生的每一時期，享受着每一段生活的極致。

去年冬日的爐火燃燒着舊日的愁悵，霹靂的聲響，驚破了旅人的睡意，而窗外，窗外依舊飄着雪花，依舊如去年路過此地時節。

臨西風而悽離，出此關，西去無故人，漠外黃沙滾滾，天曠樹低，群鶴亂飛。無綠茵，無清泉，故人此去應有夢，夢月缺，星殘；多少等待，綠葉轉枯黃而飄零，多少駐足，白駒入黑幕而逸去。孤傲遙冷的星光，馳騁漫長的悲哀。驟雨急敲夜窗，深郊荒犬哀號。

時光飛馳，青春飛逝，白髮換紅顏，道旁青塚疊疊，瘦馬蹣跚而過黃昏，這寂寞的小鎮，紅牆斑剝的舊日庭園。立於崖畔，苦思默想，憶着古昔的夢，遙遠的夢，悵人的夢，啊！醉我的靈魂以酒，醉在詩詞的國度。人豈是爲失敗而生？可還有比詩神更偉大的神祇？呵！你這可愛的陌生者，我注視你於蔭翳的樹後，期盼你於三月多雨的午夜。願枕着你的靈思，你的差報，長眠於幸福的寂夜。願是繁思，指引你的夢，如夜霧。是憶念，牽引你的影，如斜陽。

「獻出我全部的身心，給這狂喜，這永恆的狂喜！」（註五）所有的日子是一串串的思念和渴望，所有的等待是一陣陣的心焦與懊悔。

。日日夜夜，這顆激烈的心靈狂熱地擁抱着可愛的人生，無邊的夜靜聆着夢的絮語，而終日的懷想，編成甜美的詩篇：

(一)孤雁

我與晨霧俱起，與夜幕同落，我來自郴山。
你與白雲俱升，與輕舟同還，你來自郴水。

誰說孤雁是愛情的殞星，誰說殘月是別離的徵兆。
只是我覺得，假若沒有了你，這世界將是何等的貧乏。

呵！這悅耳的名兒，這深刻在心版上甜美的名兒，好似清晨漾出的脆耳清鐘，這滌盪心田，喚醒酣著靈魂的鳴響，這流水般的名兒，終日在心泉中迴旋，滌我在美麗的哀愁中。

(二)春思

平靜的心湖，由是掀起了軒然大波，這美妙的情感，這剛萌芽的情感，我要育以詩意優美的芬芳，和水晶清明的樂音，使它茁壯、成

長，而綠樹濃蔭。這奇異的情感，這湧動的心緒，充滿着難言的喜悅，我要將這靈逸的水仙，深植在心泉的深處，將這幽鳴清晰的柔婉，深鎖在心房中。

(三)眼淚

眼淚啊！眼淚！這動人美麗的淚珠，宣洩着何等的喜悅。長夜的靜寂，忽逢晨曦燦爛的曙光，造成何等的興奮。久旱的秧苗，親受雨露的滋潤，造成何等的生意。生命火花的綻放，造成何等光輝美麗的夜空。

容我駐足，聆你清潤甜美的歌聲，容將萬縷柔情，牽留飛逝的寒星，容將潮汐絮語，傳來風信花的喜訊，容將秘密的羞報，寓託雲翳裏的嬌媚。

(四)浪者

妳那冰涼的小手，對我宛若冬日的爐火，煖我以無限的溫暖，而暈紅的爐光，烘映出妳那兩頰美麗的雲彩。妳說，妳真傻，編織的，盡是些怡人的百合和艷紅的玫瑰。可是我啊，我一無所有，沒有碧玉翡翠來裝飾妳溫薰的花床，沒有媚人的風采來博得妳的青睞，沒有煊赫威勢足以鞏固妳的疆界，而我啊！我愛幻想的羽翼，遨遊的，盡是些，虛幻如霧的夢境，捕捉的，盡是些，閃爍的流螢，和松間的清風。我祇是一個愛歌詠孤雁和流雲的飄逸，一個身處詩國的浪者，一個永恒的女性的追求者，一個化泛濶的情感為事業的創造者。

神賜的恩寵，你看，她那輕盈的步履，輕輕的撫弄徑旁的小草，含蘊着何等的怡然風姿，古典的柔婉。她乘着春風的羽翼，倏忽飄來，呵！這最美好的生命，可就是我最好的報償？

(五)柔情

些許的溫柔，即能激發創作的泉源。些許的熱情，即能崩釋冬日的殘冰。些許的傾吐，即能化解江流的愁悒。些許的真摯，即能傾聽心靈的震顫。而我所需要的祇是這，些許的溫柔，些許的熱情，些許的傾吐，和些許的真摯。我一無所求，而又聒躁不休，祇是這可憐的心兒，正充滿着愛的煩惱。

祇爲了妳喜歡，月下泛舟湖心，我將爲妳，探尋，紅蓮朵朵的深潭明湖，綠波水平間的白帆，伊人秋水落霞迷人的情緻，和跳躍烟人

的銀波。祇爲了妳喜歡，大千聲光的銀幕，我將爲妳，呈獻，功業與政務的世界，欲望與熱情的世界，古典與浪漫藝術的世界。人生

一切的生活，最高尚的，最卑下的，最快樂的，和最痛苦的。

永遠的祈望和祝福，讓浪濤傳到妳的窗前，永遠的等妳，等妳那輕輕的領首和淺淺的微笑。

(註一)：屠格涅夫：「薔薇篇」。

(註二)：紀伯侖：「先知的花園」。

(註三)：海明威：「老人與海」。

(註四)：(註五)：歐德：「浮士德」。

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日



微風陣陣吹，不禁令遊子湧起無限的感懷，尤其是正當此時

窗外浮現出一對恩恩愛愛的乳燕，彼此交頭接耳，架架不止，牠們彼此談心，傾訴自己的理想抱負，訴說別離的情懷。使周圍的伙伴個個抱以羨慕眼光，祝福他倆白頭偕老，愛河永浴。可是好景不常，這對乳燕彼此發現個性不合，彼此差距太大（可能彼此尚不了解），因此他倆間的情誼逐日沖淡，彼此個自尋找自己的理想和目標。當這群伙伴發現牠倆情誼的破裂，不禁歎歎萬分，千方百計想促合，更想利用最後絲毫的希望，促成牠倆的破鏡重圓。

咳！同伴們，這對乳燕牠倆彼此間有其個自主張，意見及自己獨自的觀點看法。他們倆間的情誼，過去的交頭接耳，架架私語，其實只是安慰、勉勵對方，他倆並沒預計步入另一世界共同創造新生活。不過當伙伴們發現這對乳燕間的一隻另求新伴侶時（移情）因大家不了解牠，所以把罪名加在此隻可憐的孤燕上，使牠無地自容。唉！爲何諸位伙伴如此不解！如此瞧不起牠！牠之所以如此，也是有牠的苦衷、難言之處。伙伴們怎知道此隻孤燕是關心過去的朋友，牠還是珍惜過去的情誼……。